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4.651
71.2

北 京 出 版 社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北京出版社

1961年

出版說明

这本书里編选了六篇文章，都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地区的革命斗争回忆录。这些文章虽然只是反映这个时期北京地区革命斗争的很少的几个片断，但是它們和許多革命回忆录一样，告訴了我們，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如何英勇地向敌人进行着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并且在不断的斗争中，由胜利走向胜利。我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們的讀者，特别是青年讀者能够从这些斗争的历史事件中受到教育，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傳統。

这六篇文章都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 13/16·字数：35 000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01—110,000册

統一书号：10071·579

定价：（6）0.16元

目 录

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	張 沛 (1)
在所謂“中立調处”的外衣下·····	辛 毅 (8)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林乃燊 (21)
电信工人“餓工”斗争·····	郎冠英 (30)
翻身复仇鬧革命·····	石 福 (34)
人民第一堡垒·····	馬 福 (45)

插入敌人心臟的匕首

——回忆一九四六年的北平“解放”报

張 沛

三十岁以上的“老北京”，大概还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平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这天晨光破晓，街头巷尾响起一片异乎寻常的卖报声：“解放报，请看解放报！共产党的报纸出版了！”

“解放”这个光辉的字眼，立刻震动了这个灾难深重、死气沉沉的“故都”。几千份“解放”报，很快就被争购一空，临时增印的三千份，油墨未干，又被一抢而光。

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北平公开发行的报纸——“解放”三日刊，在它存在的短短的几个月中，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把真理和希望带给了水深火热中的北平人民。

一、“解放”报为什么能在敌占的北平出版

这张代表真理和人民的报纸，一九四六年能在北平公开出版，是当时复杂历史条件下的斗争的产物。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需要争取“磨刀”的时间：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从遥远的“大后方”，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于是这个反革命的老手，一只

手被迫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同時另一隻手向他的反動軍隊發出了進攻解放區的命令。

我們也一分鐘沒有喪失警惕。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既然蔣介石磨刀霍霍，我們也只好拿起刀來。同時我們也充分利用一切公開合法的鬥爭機會，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露美蔣的陰謀，爭取一個哪怕是暫時的和平局面。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黨決定在北平創辦一張報紙——“解放”三日刊（後改為隔日刊），傳播真理的聲音。“解放”三日刊從創刊的第一天開始，就投入了一場複雜的艱巨的鬥爭。

二、在特務的監視和迫害下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宣武門外方壺齋九號是座日夜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着的小樓。因為我們的“解放”三日刊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就設在這裡。

反動派當時碍於舊政協決議，不好公開禁止“解放”報出版，就採取了各種卑鄙的迫害手段，企圖吓倒我們。報社經常收到特務分子的恐吓信，威脅我們說要來燒房子、丟手榴彈。我們的發行工作也經常受到破壞。“解放”報的第二期剛剛出版，西單和東城街頭，就公開出現特務、警察撕毀報紙的事件。後來，特務分子更騎着自行車到處搶“解放”報，用手槍威脅報童、報販不准售賣，甚至闖入派報所，劫走屋子裡的全部報紙。這一些見不得太陽的伎倆，當然吓不倒我們，相反，却使我們對敵鬥爭的意志更加堅強起來。

此計不成，再用別計。為了扼殺“解放”報，反動派把罪惡

的魔手伸向印刷厂。他們召开了所謂印刷“工会”的會議，强令各印刷厂拒印“解放”报，并且无耻地恫吓：“誰給共产党印报，誰就是汉奸！”但是，反动派又枉費心机了。由于有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我們的党和群众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地下党和群众就想出各种办法支持“解放”报的出版（当时承印“解放”报的立华印刷厂在建国門城根的貢院）。“解放”报不仅沒有因敌人的破坏而脫期，发行量反而一天比一天大大增加。

三、指路灯、照妖鏡

“我們工人看‘解放’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大家看完了都很高兴。从前我們有苦无处訴，現在我們写信給您請教。……”“看到了‘解放’报，我的悒郁的心情开展了。除了讀書以外，我有了真正的精神食粮。……”“貴刊誠当代春秋，醒世金鐸，讀者之导师，社会之明灯。”这是“解放”报上刊载过的几封讀者来信。像这样的信件，經常源源不絕地来到編輯部。

为什么人民这样热爱“解放”报呢？因为它既是人民群众的指路灯，又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原形的照妖鏡。

“解放”报从創刊号开始，始終以主要篇幅，闡述和揭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党的正确方針。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是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呢？还是走內战和独裁的道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呢？“解放”报逐期大力宣傳了我們党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问题的正确主張，并且刊登了“平津保三角地带，国民党軍发动內战”、“国民党当局完成圍歼中原区准备”、

“隴海綫軍运頻繁，河南形势緊張”等具体报道，以事实揭露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假和平真备战的猙獰面目。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在許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暗害和毒打軍事調处执行小組的我方代表。他們反而混淆黑白，企图把这种“冲突”的責任归罪于我方。“解放”报根据事实，揭露了真相，并且通过这些事件向人民敲起警钟。

北平“解放”报还辟了“解放区之頁”专栏，从各个角度介紹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又設立了“故都剪影”、“讀者呼声”等专栏，暴露国民党統治区的黑暗与腐朽，反映人民的苦难和呼声。此外，“解放”报还經常駁斥反动报刊的造謠污蔑，用事实拆穿那些“謠言作坊”的西洋鏡。

“解放”报的出版，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的影响，使更多的人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在这个影响下，成百上千在国民党黑暗統治中苦悶万状的青年学生，投奔到解放区去寻求光明。“解放”报越来越深入人心，发行量一增再增，最高达到五万多份，是当时北平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峰。而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华北日报”，虽然經過国民党官方多方摊派，也只发行寥寥八千余份。从这个对比中，也可以看到人民群众是如何地拥护共产党、向往解放区了。

四、我們坐牢，他們被动

各种恫吓、破坏的手段都用尽了，而“解放”报的影响却没有削弱，反而日益扩大，就像一把匕首插在敌人的心窝上。反动派在計穷以后，开始直接对报社使用暴力——武装逮捕了。

事情发生在四月三日。

这天深夜三点钟，方壶斋九号如临大敌，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軍、警、宪、特，包围了这个小楼，借口“漏报戶口”，要逮捕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全体工作人員。

报社的同志們当然不会听他們摆布。大家坚决不走，义正詞严地质問他們：我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逮捕我們？并且要他們拿出逮捕证来。这群匪特根本无理可讲，只好蛮横地几个人綁架一个，連打带罵地强扭而去，还口口声声威胁說：“不走就枪毙！”报社同志們对付的办法是：一步一抵抗，拖延時間！一个同志乘混乱之际，悄悄躲起来，用电话报告了軍事調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我们代表团的同志赶来时，已经有二十多个同志被綁架走了。这时天已亮了，胡同里圍滿了人。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举起照相机，对准指揮逮捕的两个特务就照，吓得他們抱头鼠窜而逃。

被捕的同志們被关进伪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后，党組織及时召开會議，分析了形势，估計这次事件是敌人想以逮捕为手段，迫使报纸不封自停。党号召大家团結一致进行斗争。

当天中午，叶劍英同志就把我們被捕的消息电告了延安，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議和质問。事隔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地位，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发表社論，指出：这次非法暴行絕非偶然，而是有計劃有組織的破坏和平民主、发动內战、保持独裁的阴谋；是向中国人民进攻的步驟之一。这一事件又证明中国法西斯派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相反、势不两立的。

“解放”报的同志們在党的大力支持和人民的声援下，更是斗志昂揚，虽被囚禁，仍然屹立在神圣的工作崗位上。四月

五日，“解放”报照常出版了，而且这一期的战斗性更为鮮明。我們在一版头条詳細报道了被捕的經過，发表了社論“我們的控訴和抗議”。总編輯錢俊瑞同志也在囚室中写了“我們被捕了”的短文，凜然宣称：“我們虽然被捕了，但是我們比往常更坚决，因为真理和正义是在我們的一边，光荣和我們长在！犯法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我們还在第四版发表了讀者給本報的慰問信和創刊以来特务迫害我們的事实材料。

在广大人民的正义譴責下，国民党当局乱了手脚，想赶快不明不白地放我們出来。可是我們却坚决不走，提出了追究是非、惩凶道歉、保证今后安全等三項条件，要求圓滿答复。这时真是我們坐牢，他們被动。僵持一天以后，国民党当局在輿論的压力下只好答应了我們的条件。

晚間七时左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叶劍英委員，亲自到伪警察局来慰問和迎接被捕的同志。北平国民党警察局局长陈焯被迫当众向我們正式道歉，說了些“諸位这次受了委屈，兄弟很抱歉”之类的廢話。我們才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則，同意回去，并趁此机会举行了一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示威。我們在伪警察局院子里，劈劈啪啪地燃起鞭炮，庆祝恢复自由，然后乘上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派来的大卡車，一路上不停地大放鞭炮，激昂慷慨地高呼“取消特务机关！”“正义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沿途許多市民都聚攏来，向我們鼓掌欢呼。我們声势浩大地繞城游行一陣之后，回到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翠明庄，又举行了热烈的群众大会，才回到原来崗位。

这次游行示威影响很大。解放以后，我們逢到节日和喜

庆的事，燃放鞭炮，纵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誰也不觉得奇怪的。但在一九四六年的北平，这种举动就成了轰动全城的大事了，历来是非法的共产党，现在上大街游行、高呼口号了，这是我們斗争的一次胜利。

×

×

×

“解放”报继续出版到五月底时，内战的危机更加紧迫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蒙蔽人民的耳目，以便能肆无忌惮地发动全面内战，自然要疯狂地窒息人民的正义声音。五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终于在众目昭彰之下，扔掉遮羞的假面具，非法下令封闭了这张鼓吹民主与和平的报纸。但是，“解放”报在停刊之前，已经把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一百多万军队包围解放区，积极准备发动全国性内战的真相告诉了读者，号召人民严重警惕，奋起制止。

“解放”报前后仅出版了三个多月、三十七期，就被封闭了，但它在平津一带所散布的真理的火花，却是扑不灭的。它的出版和被封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所謂“中立調处”的外衣下

——忆安平事件

辛 毅

馬歇尔是个大騙子，
飞到中国鬧乱子，
調解內战作幌子，
运来美兵美造枪杆子，
暗帮蔣介石干儿子。

馬歇尔胡扯淡，
一边帮打一边劝，
駕着飞机滿天轉，
又調处，又下蛋，
你的原形早已現，
別在中国装洋蒜。

这首民謠深刻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謂“調处”的真面目。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借所謂“調处国共軍事冲突”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統治地位，使蔣介石爭取時間布置全面

內战。透过安平事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在所謂“調处”的幌子下，干了些什么勾当。

一、安平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駐在天津的美国海軍陆战队联合蔣軍，突然向我們冀东解放区八路軍的防地安平鎮襲击。

平津公路通县至武清一百余里的地区，是英勇的八路軍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国軍”来了，美軍也来了。他們感到八路軍在平津走廊卡住了他們的咽喉，心里十分恼火。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美国一再向我們提出，請求允許美国軍隊由平津公路通过。我們同意了美国的請求，規定通过时必须插上美国国旗作为标識。美国軍隊却利用我們允許他們通行之便，屡次出动坦克、大炮、机械化部队向解放区示威挑衅。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美、蔣軍由天津出动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在美海軍陆战队第一师第十一团第一营营长貝尔查的指揮之下，向安平鎮进犯。这时我們的三个战士正在安平附近放哨。当发现来历不明的武装战斗部队，向安平方向快速冲来时，我們的哨兵摆手令其停止前进。这时美、蔣軍突然开枪射击，我哨兵一人當場牺牲；另外两人为了自卫，不得不还击。美、蔣軍摆开了陣势，集中火力向安平鎮猛烈射击。当时駐守安平鎮的是我們的地方部队，仅有五十余人，聞警出动，被迫与美、蔣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續达四小时之

二、美、蔣代表的流氓把戏

八月一日，軍事調处執行部組成調处安平事件的二十五特別小組。

小組成立后，我方首席代表提出兩項建議：第一，小組應立即出發到肇事地點調查。第二，討論我方提出的小組調查程序。

美、蔣方為了拖延時間，消滅罪證，偽造證據，嫁禍于共產黨，使出了種種流氓手段，阻撓小組工作的進行。美方首席代表利用小組主席的特權，遲遲不開小組會議，直到八月五日才舉行第一次會議。

美、蔣方四次拒絕討論我方提出的小組調查程序，並拒絕小組到肇事地點調查。而在我方代表事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他們竟把美、蔣合謀指定的美方“証人”帶進會場，強迫我們的代表听取“証人”報告。我方代表嚴辭拒絕，說：“未經小組協議，擅自將所謂‘証人’帶進小組會場，這是一種非法行為！”接着揭穿了美、蔣企圖把持小組會，顛倒黑白進行欺騙宣傳的陰謀詭計。

美方首席代表惱羞成怒地站起來，將椅子一甩，大叫大嚷：“我是小組主席，我有权力決定小組首先听取美方証人報告！”

“我同意，我們兩方意見一致，是多數，另一方不能阻止我們行動。”蔣方代表隨聲附和着美國主子。

“我不同意！請美方‘証人’立即退出小組會場！”接着我方代表声色俱厲地質問說，“未經小組協議，強迫我們听取你們

所謂‘証人’報告，這也算是你們美國的‘民主’嗎？橫蠻無理，耍流氓，也算是你們美國的‘文明’嗎？你們口口聲聲說是共軍襲擊了你們，為什麼你們反而百般阻撓小組實地調查，這能不令人奇怪嗎？”我方代表並指出：安平事件的发生，已使处在“調处”地位的美国和蔣介石反动派站在一边，成为軍事冲突的发起人和当事人。因此美方沒有資格再繼續担任小組主席了，提議撤消美方担任會議主席的資格，小組主席應該由三方面輪流担任。

美方代表在我方代表的严辞駁斥下，理屈辞穷，无言以对。这时蔣方代表强詞夺理地說：“美方担任小組主席是理所当然的，是三人小組協議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沒有資格提這個問題。”

“我有資格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我方代表說了句“奴才”，使这个蔣方首席代表面紅耳赤，十分尷尬。

这一次小組會議，經過一場激烈爭論，終於在美、蔣友的破坏下，无結果而散。

三、“这得請‘土地爷’出来作証了！”

八月十四日，执行部三委員就二十五特別小組調处安平事件的調查程序达成了協議。協議最后一項决定小組主席由三方面首席代表輪流担任。

十七日，特別小組开始詢問美方“証人”。

美方提出的第一名“証人”是美海軍陆战队第一师第十一团第一营营长貝尔查中校。

貝爾查按照美、蔣捏造的一套証詞，顛倒黑白，胡說八道，他說：“七月二十九日被襲擊地點的公路很适于伏擊，共軍組織極佳，事先有充分準備，共軍用牛車攔阻公路，手榴彈好象是從公路旁樹林里甩出來的。”還說，“七月二十九日，美巡邏隊自天津出發時，已預計到當日在安平附近可能發生事故，出發前，增加了兵員，攜帶了特殊通訊裝備，我向出發的部隊傳達了應付事變的命令。”

我方代表問：“你們進攻安平時有多少國民黨軍隊參加？”

貝爾查回答：“美軍沒有進攻，並沒有‘政府軍’參加，是你們襲擊美軍。”

我方代表問：“三十一日，蔣方北平行營辦事處處長石朝如對記者發表談話時說：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並未派兵前往，只是‘當地’部隊協助美軍而已。你能說沒有蔣軍參加嗎？”

貝爾查只是端端肩膀，攤開兩手，默不作答。

下午，小組繼續開會詢問美方“証人”執行部美方供給部人員傅瑞慈和美國先兵丟克。

丟克在回答問題時說，七月二十八日美軍由平赴津，當汽車接近安平數英里時，“政府”軍隊一位軍官對他說，安平系八路軍駐守，希望美軍速派軍隊前去安平。傅瑞慈在回答問題時還証實：七月二十九日美軍汽車上除有英文小字外無其他任何標識。

雖然美、蔣捏造証據，可是這些“証人”的話恰好露出了他們的馬脚，證明了美、蔣軍有計劃地聯合向我解放區進攻的事實。

再看看美、蔣代表在事實面前的丑態吧！